

春去春又回——

記新月詩人孫大雨 ——另眼看作家系列之一

文字工作者 ◎ 蔡登山

1994年8月下旬，筆者所率領的攝影組，爲了拍攝徐志摩的紀錄片，透過上海華東師大教授陳子善先生，尋訪到「新月派」碩果僅存的大詩人，也是著名的莎士比亞翻譯家孫大雨先生。老詩人談到徐志摩，滿含深情地朗誦著當年他悼念志摩的詩句：「你去了，你去了，志摩 / 一天的濃霧，掩護著你向那邊月明和星子中間， / 一去不再來的茫茫的長途」。那年，詩人已89高齡，曾經親歷五四新文化而成長的著名作家，加上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見證，他理應是備受尊敬禮遇的文化老人；但我們看到的是「門前冷落車馬稀」，甚至鮮少有研究者問津。半個多世紀前的風華，如今卻成了一個陌生的名字，詩人是寂寞的，而這寂寞的背後，卻有著飽嚙辛酸、少爲人知的前塵往事！

孫大雨原名孫銘傳，別號子潛，1905年生。1922年秋，他告別生活近十八年的上海，進入北京清華學校高等科。其間參加以聞一多、梁實秋、顧一樵爲骨幹的「清華文學社」。聞一多在1922年10月27日給梁實秋的信中說，「我們加入了兩位新會友——鄭君駿全和孫君銘傳」，就是記述此事。文學社分爲小說、詩歌、戲劇三組，但實際上由於大部分成員喜好詩歌，所以社內活動，主要圍繞著詩歌進行。孫大雨晚年曾回憶道：「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那時在清華校園文學活動十分活躍，我們經常聚在一起討論新文學的有關問題，並在《清華周刊·文藝副刊》上發表詩文。」孫大雨並先後參與編輯工作，尤其在聞一多、梁實秋先後赴美留學期間，該周刊一度停刊，後經他的努力，於1924年10月17日復刊。他並任文藝欄主任，一共編輯了四期文藝副刊。他還在該刊發表了新詩〈秋夜〉、〈荷花池畔〉、〈舞蹈會上〉，而且連載長篇論文〈郭沫若——「女神」與「星空」〉（未完）以及〈十四行詩和連鎖韻〉。探討「五四」以來新詩創作的成就和不足，並開始注意到創建新詩格律之必要。正如他晚年所說的：「……但我更嚮往詩歌裡情緻的深邃與浩蕩，同格律聲腔相濟相成的幽微與奇橫。」（注1）

在清華文學社，他和朱湘（子沅）、饒孟侃（子離）、楊世恩（子惠）被稱爲「清華四子」，而後因又加入與徐志摩爲首的「新月」詩派，故又被稱爲「新月四子」。四子中，除楊世恩性格隨和，與人無爭外，其他三子性格十分相似，都很急躁暴烈。尤其他們在面對那些赫赫有名、有權有勢的人物，都表現出一種桀驁不馴，並以狂妄和怪誕的方式，向其進攻和挑戰。

1926年8月，孫大雨赴美留學。在美國東部的新漢布什爾州的達德穆斯學院，主修英文文學，兼攻西歐哲學史、美術史。翌年獲獎學金。1928年以高級榮譽稱號畢業。後又在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攻讀英國文學。在紐約客居期間，曾到加拿大蒙特婁的麥古爾大學訪問。1930年秋，學成返國。經徐志摩介紹，到武漢大學外文系任教。當時系主任爲陳西滢。而這年他經名



畫家劉海粟的前夫人張韻士的介紹，認識了上海美專的學生孫月波。孫月波生於1906年，無錫人。年輕時，因反抗包辦婚姻，隻身來到上海。後來在上海美專就讀，與著名電影演員趙丹同學，當時美專的校長是劉海粟。後來孫月波又師從賀天健學畫。孫大雨和孫月波是在劉海粟家中認識的。孫大雨幾乎是一見傾心，置外地大學的教職於不顧，專心留在上海追求意中人。據孫大雨的女兒孫佳始說：「徐志摩與陸小曼在上海同居期間，我父母與他們經常來往，徐志摩與我父親是詩友，陸小曼與我母親是畫伴，至今家中還保留著陸小曼畫贈月波的畫冊。小時候我常與母親一起到陸小曼家中去玩（案：當時志摩已去世），我的印象陸小曼憔悴枯瘦，似與「美人」兩字無緣，現在知道她那時是吃上了鴉片所致。」（注2）

1931年1月20日，孫大雨在徐志摩主編的《新月詩刊》創刊號，發表〈訣絕〉、〈回答〉、〈老話〉三首商籟詩。接著又在《詩刊》2卷2期、3期分次發表長詩〈自己的寫照〉片段。有關移植西方十四行體詩到中國，在新詩運動中早有不同看法，但徐志摩卻認為：「大雨的三首商籟是一個重要的貢獻！這竟許從此奠定了一種新的詩體。」他又指出：「大雨和商籟體的比較成功，已然引起不少的響應的嘗試。」（注3）詩人梁宗岱也寫文章支持，他說：「就孫大雨〈訣絕〉而論，把簡約的中國文字造成綿延不絕的十四行詩，作者的手腕已有不可及之處。」（注4）文學史家唐弢特別推崇〈訣絕〉，他說：「我愛聞一多的〈奇迹〉，孫大雨的〈訣絕〉……」。多年以後，詩人卞之琳也說：「也只有孫大雨寫了幾首格律嚴整的十四行詩。」詩人陳夢家評介「〈自己的寫照〉是一首精心結構的驚人的長詩，是最近新詩中一件可比紀念的創造。」（注5）徐志摩說：「孫大雨創作的〈自己的寫照〉長篇無韻體，每行四個音組」，他認為這個嘗試是比較成功的。朱光潛也說：「有一派新詩作者，在每行規定頓數，孫大雨〈自己的寫照〉便是好例。」（注6）

詩人痲弦更高度評價〈自己的寫照〉，「確是中國早期新詩壇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紀念碑，作者氣魄的雄渾，與筆力的深厚，一反新月派（雖然他自己屬於新月派）那種個人小情感的花拳繡腿，粗浮的傷感，和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腔調。他以紐約城的形形色色，用粗獷的筆觸，批判地勾繪出現代人錯綜意識的圖像，為中國新詩後來現代化傾向，作了最早的預言。在那個時代裡，不僅是新月派，就連文學研究會諸子及創造社的詩人群，也很少有如此闊大雄奇的手筆。僅以這首詩的藝術手法來論，個人甚至認為即使徐志摩、王獨清等人也無法與之抗衡。」他慨嘆道：「更使人不解的是：近三十年來，新月諸人的作品坊間到處可見，而這首力作竟未見流傳！」。他呼籲應詩壇「給予其應得的藝術評價和地位」。（注7）

1933年下半年，孫大雨應青島大學外文系系主任梁實秋的邀請，到青島大學教授英國文學。可是一學期結束後，孫大雨竟沒有收到下一學期的聘書。半個世紀之後，孫大雨在1992年12月5日發表的〈我與梁實秋〉文中說道：「……當時都是因為年輕，涉世不深，我在課堂上隨意批評了梁先生所認為的中文無法移植莎劇五音步素體韻文的觀點，遂引起梁先生的不快，於是有了學期結束後，不再發給我聘書的結果。現在客觀地來看這件事，只能歸結於當時雙方都是年少氣盛的緣故。……」可是到了43年後的1976年，在8月10日的臺北《聯合報》副刊上，梁先生在他的〈略談「新月」與新詩〉一文中，確有以下一段話：「這時候（指徐志摩創刊《詩刊》時期——筆者）還有一位孫大雨，他寫詩氣魄很大，態度也不苟且，他給《詩刊》寫詩，好像還寫過一首很長很長的詩（指長詩〈自己的寫照〉——筆者），這該是第一次長詩

的出現。孫大雨還譯過莎士比亞的《黎瑯王》，用詩體譯的，很見功力。」多謝他對寫的新詩和莎譯的讚譽，可見梁先生早已忘懷了當年我對他的批評的不恭，表現出了他的學者風度。當然，我對他的解聘，也從未耿耿於懷。現在來談這件近六十年前的往事，無非是聊作軼事的談資而已。可惜幾十年來我與他再沒有機會謀面。如今他以作古，我也到耄耋之年，每每想起往事，有恍如隔世之感。」（注8）

孫大雨為人直率，絕不同虛偽與懦弱妥協，這使他時常陷入孤立的境地。而同時他這種充滿入世應戰的精神，其實也在一步步使他從詩人，學者，教授的生活圈淡出，而導向政治，最終成為社會活動家。

1941年底，孫大雨來到大後方的山城重慶，任教於中央政治學校外文系。次年，他加入國民黨。然而大後方的四年，使他對國民黨政府失去了信心，他批評、痛罵，表示對當局的憎惡。他甚至斷然拒絕陳立夫邀請他到教育部擔任英文秘書之職。1945年底，他回到上海，應聘為復旦大學外文系教授。次年，因聞一多被暗殺，激怒了他，經羅隆基的介紹，他參加了中國民主同盟。隨後又加入了「上海大學教授聯誼會」（簡稱「大教聯」）。1947年，隨著國民黨統治危機的日益加深，美國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產生了分歧，為此杜魯門總統根據國務卿馬歇爾的建議，決定派遣魏德邁將軍為特使率團來華調查。上海民主同盟得悉後，經「大教聯」策劃，決定由孫大雨起草一份《備忘錄》。孫大雨花了十多天，夜以繼日，用英文起草了長達七千餘字的一份《備忘錄》。其中歷數國民黨的惡行，並要求美國政府：一、停止對國民黨政府的軍事援助；二、促進中國國內和平和建立民主聯合政府；三、保障人權，實施民主政治。這份《備忘錄》促使魏德邁注意到國民黨的腐敗現象，並直接向蔣介石提出了指責。因為有這點歷史功績，大陸解放初期，共產黨政權對孫大雨還是比較重視的。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讓他當了小組長。這個官雖不算大，卻也表示領導階層對他的信任，因為當時的大部分教師，都處於被審查階段；所以小組長的位置，也就顯得相當突出。

1949年5月27日，對孫大雨而言，是終生難忘的日子。那天從解放區回來的黨委書記李正文，突然宣布要改選「大教聯」幹事會。這令孫大雨等人，感到十分莫名和吃驚。改選的結果，原來民盟的成員，在幹事會中全部落選。孫大雨由原來的幹事，經增選後才勉強擠上候補幹事。這帶給孫大雨是巨大的刺激——不公平的待遇，加上沒有論功封侯的憤懣，齊集於心，恐怕只有將對手徹底地打翻而後快。而這還有什麼比將對手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更具威懾的呢？於是孫大雨走向了極端，此時他的邏輯是——我是革命的，所以反對我的即是「反革命」。

到了1956年12月，他在上海市政協會議上的發言中，就把陳其五、李正文、復旦大學現任黨委書記楊西光、市高教局主任曹未風、復旦大學教授章斬以、漆琪生等人，說成是一個「反革命」集團。把這些人，在肅反運動中和運動前後，對他的打擊都說成是「反革命」活動。他還幾次向毛澤東、周恩來寫信，檢舉這些他所說的「反革命」分子。他幾次提出的「反革命」份子名單，最後累計多達六十餘人，其中還包括史良和上海副市長金仲華。他這樣天翻地覆的胡鬧，弄到毛澤東都來過問了。1957年7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幹部會議講話上，點了孫大雨的名。把他同章伯鈞、羅隆基、章乃器、陳仁炳、彭文應、陸詒等人並列。也因此，孫大雨成了一名欽定的右派份子。（注9）



其實，當年孫大雨在向中央遞送上告的八萬言書時，羅隆基曾極力勸阻過他，上海市長陳毅也不止一次地出面勸說；然而孫大雨一經起步，就不再回頭。他性格中的執拗、倔強，在此展露無遺。這不禁令人想起，與他同一時代的胡風因上三十萬言書，而獲罪入獄。胡的好友聶紺弩，後來有咏他的詩句，說：「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讀來真是令人無限感慨！而孫大雨以八萬言書，換來的是二十八年的磨難，同樣令人不勝唏噓！（注10）

因為是極右分子，孫大雨被開除了所有公職，並且以「誣告罪」被判刑六年。文革中，他又一次被投進監獄，且加上一頂「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而到了1979年全國的「右派分子」大都得到改正，但孫大雨則拖到1984年才獲平反。這也難怪，他當時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了，而且這些人都是當權派，文革結束後，個個官復原職，因此他的事自然要拖些時日。

除了被批鬥的時光，除了長期被監督勞動的一個個白晝外；在數以千計的夜晚，青燈之下、黃卷之中，孫大雨努力於重建自己的精神家園。他越過那段風雨如晦的日子，回溯自己青年時代的理想和夢幻，詩人重新復活了，只不過帶著如許的沈重：他再度進入莎士比亞的迷幻的世界，還有屈原、李白、喬叟、彌爾頓等人的心靈，他在一座座中西文化的山巒之間，穿梭、游移、淘洗、沈醉！他為世人架起了一座座文化的橋樑（注11）。雖然他年事已高，但仍天天通宵達旦地工作。最後，他向世人交出八部的莎翁譯本：《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馬克白》、《暴風雨》、《冬日故事》、《威尼斯商人》、《羅蜜歐與茱麗葉》。及一部《孫大雨譯詩集》、兩部中譯英的《屈原詩選英譯》和《古詩文英譯集》，還有一部《孫大雨詩文集》，可說是碩果累累，令人景仰。然而詩人的晚年是寂寞，1997年1月5日，92高齡的他，寂寞地走完人生！

學者陳子善指出，「孫大雨並不是一位多產的詩人，也不追求時髦，迎合「新潮」，但作為新月詩派的一個傑出代表，他的新詩創作和翻譯成就獨樹一幟，終將獲得越來越多的中外研究者的重視和承認，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重新定位」。（注12）

曾經是詩人，有過璀璨的詩篇。中因書生論政，終陷囹圄。晚年又以莎翁翻譯家，復出文壇。幾番潮起潮落，真可謂「春去春又回」！

注釋

注1. 孫大雨〈我與詩〉，1988年2月21日上海，《新民晚報》。

注2. 孫近仁、孫佳始《耿介清正——孫大雨紀傳》，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注3. 徐志摩〈序語〉，1931年1月《詩刊》創刊號。

注4. 梁宗岱〈論詩〉，1931年4月20日《詩刊》第2期。

注5. 陳夢家《新月詩選》〈序言〉，上海新月書店，1931年9月。

注6. 朱光潛〈論中國新詩的韻〉，1936年11《新詩》第2期。

注7. 癡弦〈未完工的紀念碑——孫大雨的《自己的寫照》〉，《創世紀》第30期，1972年9月。

注8. 孫大雨〈我與梁實秋〉，《濟南日報》周末版「隨筆」欄，1992年12月5日。

注9. 朱正《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注10、11. 黃昌勇〈寂寞孫大雨〉，收入賀雄飛主編《思想的時代》，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注12. 陳子善〈碩果僅存的「新月」詩人孫大雨〉，《文訊》雜誌革新第14期，1990年3月。